

《男人與他斷掉的左手，偶而還有不聽使喚的肚子》

～來自非洲的復仇者們～

角色：

說書人

A（男）

B（男）

C（女）

D（女）

E（男）

明德

劇本：

1.

（旁白部分由說書人以脫口秀的形式述說）

我今天要說關於一個男人的故事，為了保護當事人，等下我故事裡頭會提到的人物、職業、事件，乃至於地點都是虛構的，唯一真實的就只有本故事改編自真實事件。

我認識這個男人很久了，久到我其實有點想不起來我第一次認識他時候是什麼情況。喔，但是我們好像又沒有那麼熟，最起碼不是會聊心事的那種關係。

總之，這個故事從幾年前的某一天，明德站在馬桶前面開始。

他滿頭大汗，覺得緊張、肚子痛、難過，甚至有點想哭。

雖然他已經大完便了肚子還是很痛，大便顏色有點深，好像有血。

他知道自己腸胃一向不好，想哭是因為他想到自己最近似乎有點衰。

前幾天摔車，左手骨裂，現在還包著繃帶。

更糟的是，這一天還是他被政風處約談的日子。

這個男人叫李明德，當時 35 歲，某部門採購科科員，公務員生涯第十年，這是他人生第一次被政風約談。

（AB 兩人抱著一疊資料坐下，其中一人拿出錄音筆）

A：先別錄，請坐。

B：你知道我們今天為什麼請你來嗎？那個.....（B 翻資料）。

明德：明德。

A：李先生。

明德：是。

B：李先生，你知道我們今天為什麼請你來嗎？

明德：大概知道。

A：我們也只是知道個大概而已。

（停頓）

明德：蛤？

A：沒有啦，反正就大概是這樣啦，欸幫我們倒一下水可以嗎？

（明德起身）

A：不是你啦，麻煩你，可以嗎？

B：（起身）你們這邊茶水間在哪？我們第一次來這棟。

A：拜託，每一棟不是都一樣，就在門外那邊，進來的時候不是有看到嗎？

（B 離去）

A：現在年輕的公務員真的都很被動齣，你們那邊應該也一樣吧？

明德：嗯，對，差不多。

A：抽菸嗎？

明德：喔，我沒有抽。

A：那我在窗邊抽 OK 吧？

明德：蛤？喔，好。

A：對嘛，你果然知道變通，不是那種動不動就說規定怎樣怎樣的那種人。

（A 拿出香菸走到一旁準備點燃）

明德：啊，你真的要抽？

A：對啊，你不是說好？

（B 端著三杯水上，A 把手上的菸塞回菸盒）

A：算了，等一下吧。（停頓）真的是水啊？

B：你不是說要喝水？

A：喝水只是一種簡單的說法，你也可以泡咖啡嘛！算了算了，錄音筆準備好。跟你說，我們今天的訪談會做筆錄還有錄音，有必要轉交檢調單位的話這些都會是證據先跟你說一聲。

明德：好。

A：你知道是要問哪一案吧？

明德：公文上是說要問今年三月那個網路伺服器設備汰換服務計畫案的事。

A：你知道你被人檢舉收了廠商的錢吧？

明德：（停頓）嗯。

A：你記得得標廠商是哪一間嗎？

明德：啊，我記得是那個.....，欸？

A：沒關係，其實我們手上都有資料，之前調過卷了。

B：為什麼你好像跟他們很不熟？欸，這說不過去吧？如果這就是你的業務範圍的話，你怎麼可能跟廠商不熟？

明德：因為我.....。

A：因為他是職務代理人。

B：蛤？

A：資料有寫。

明德：對，我同事請育嬰假半年，留職停薪，我是他的職務代理人，這個業務我也是這幾個月才有在做而已。

B：啊，那幹嘛不直接招聘一個職務代理人就好？

明德：這科長決定的，反正我好像也還忙得過來，喔，也不是全部工作都在我身上，有些分給其他同事。

B：你同事這一塊什麼資訊服務的採購案做很久了嗎？

A：他比我資深，我記得從我進來之後好像就沒換過。

B：那他做這麼久好好的都沒事，怎麼一換你做就被檢舉？

明德：我不知道。

B：不知道？

明德：整個標案公告、議價還有簽約過程都照程序走（停頓）而且我處理自己的業務這麼多年也都沒.....收錢或幹嘛什麼的，沒道理選在當職務代理人的時候亂弄吧？

A：說到這個，我們有跟你們科調你之前所有做過的標案紀錄。不是你幫同事作代理人的這些，是你自己承辦的那些。

B：看完之後。

（停頓）

明德：怎麼了嗎？

B：沒有，我想打嗝。

明德：所以就是都沒問題吧。

A：其實我們沒有很滿意。

明德：為什麼？

B：被你經手過的總投標廠商不超過三十家。

A：二十五家。

B：其中還有五家因為倒閉而沒有繼續來投標。

A：就算是小額採購，你選擇的廠商也是不超脫那個範圍。

明德：那又怎麼了嗎？（停頓）等一下，你們不會想說我是在圖利特定廠商吧？

A：不排除有這個可能。

明德：可是總共也有二十家，而不是兩家啊！

A：很多嗎你覺得？

B：如果只經手過兩三個案子的話，很多，但就你十年的資歷來看，嗯，是有點少。

（沈默）

A：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明德：沒有、沒有。喔對了，不過得標的廠商也不只是特定幾家就是了，起碼就是，那二十多家在輪，對。

B：你有要解釋為什麼嗎？

明德：我.....。

明德其實不知道他應該解釋什麼，因為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其實公文一向都有範本可以參考。

前人累積下來的公文就像軌道一樣，好好的跟著軌道走就不會有問題。

像是因本案採購金額十萬以上，五十萬以下，擬依據採購法第幾條舉辦什麼什麼招標。

改改金額，換換標案名稱，又是一張新的公文。

當然偶爾也會新的科長跟專委帶著他們習慣性的公文格式上任的情況，

這時候就重新習慣一下也沒有什麼困難的。

每次公告出去，大概就是那幾家廠商會來標，這其實也是大家平常都心知肚明的事。

也因為太平常了，以致於明德真的不知道自己應該解釋什麼。

明德：我.....沒有。

（沈默）

A：你那手是怎麼了？

明德：喔，這個，車禍。

B：很痛吧？

明德：沒有，現在還好。

A：是你去撞人家還人家撞你？

明德：啊，有一點複雜。

B：我有點好奇。

明德：有點丟臉啊這個。

A：說啦。

明德：先說，我騎車基本上很安全，真的，從開始騎車到現在車禍都是別人撞我，了不起自己滑倒。(停頓) 如果路上有慢車道可以騎的話我絕對不會上快車道，比較起被別人超車、我還更討厭主動去超別人車。(停頓) 那一天呢，路上有一點塞，我在某個路口等紅燈，然後呢有一台車，很台，把消音器拔掉的那種，突然從我旁邊就這樣貼得很近的鑽過去，我超火大，但也只能看著他在車子之間鑽來鑽去。可是很奇怪，到了下一個路口等紅燈的時候，我又看到那台台客車就停在我前面，一變綠燈，他又衝出去，繼續鑽車，到下一個路口，又遇見他了！當時我心理就想啊，這麼會鑽，也沒有真的就跑得比較快啊？這樣飆駒，哪一天遲早出車禍摔死。綠燈了，我一邊騎車一邊盯著他，忍不住在想他到底什麼時候會摔死。

B：然後你就摔死了。

A：沒死啦，他不是還好好的坐在那邊嗎？

明德：沒有啦，我就，那個跟前面的車子沒有保持好安全距離。

A：所以你去撞別人。

明德：就不小心。

B：就像你不小心給固定那幾間廠商賺一樣。

A：(示意正在錄音) 喂！

B：喔！對不起。

A：嘖，好吧，這樣我們大概瞭解了，反正真的被檢舉的這個案子你就是職代嘛。

B：職務代理人。

A：我們會再從頭到尾把整個流程順過一遍，出個正式報告什麼的。

明德：啊，就這樣？

A：對，李先生謝謝你的合作。

人生第一次被政風約談對明德來說是個很奇妙的經驗。

對話好像莫名其妙就開始，然後莫名其妙地結束，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合作了什麼。

只是既然對方跟他說謝謝，那自己好像也要給點回應，所以他用聳肩代替回答。

聳肩其實是一種很方便的動作，特別可以用在當一個人面對自己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的問題時。好比你問我，晚餐想吃什麼？(聳肩) 你玩得有開心嗎？(聳肩) 老公你愛我嗎？(聳肩) 喔，最後這個不要，會出人命。

總之呢，明德的人生所面對的大部分事情幾乎都可以用聳肩來做出所謂正確的回應。

即使別人往往會錯過這個細微的反應，有人是不在乎，有人則是會錯誤解讀。

偶而也會有人被他這個舉動給激怒，只想揪著他的領子對他說，你他媽到底想怎樣？

(A 把錄音按掉)

A：你豬頭喔（台語）

明德：蛤？

A：歹勢，不是說你，（對 B）你剛講那個話回去要修掉很麻煩你知不知道？沒用到的話還沒關係，要真的哪天要當資料送上去的話肯定被釘。

B：好啦，對不起。

A：那個，明德啊。

明德：李先生。

A：沒有啦，現在就是閒聊了，大家都同事嘛，抽菸？

明德：我不抽，還有，那個.....。

A：室內不能抽我知道啦，但反正你這麼有彈性，沒事啦！反正我看你們今天一整天應該也沒有人要用這間會議室吧？偷抽一根不會死啦，吶！

(遞一根菸給 B，兩人開始抽菸)

A：剛才講那些如果讓你覺得不舒服的話不要太介意，因為現在都規定要錄音，所以聽起來要正式一點。

明德：是。

A：其實從你們科那邊給上來那些資料看起來我沒有覺得有什麼問題，我們也大概知道同類型的案子廠商來來去去就那些啦，沒事才不會去找更多不熟的廠商來自己搞自己咧，只是有人檢舉我們就要提出調查報告這沒辦法，可是又不能一副就是在幫你講話的樣子。

明德：是.....不過，我在想，只是想而已，這個會不會跟我同事他們之前做的案子有關係？

A：沒有，我們覺得大概就是你衰，吶，對齣！（A 徵求 B 的同意，B 點頭）喔對，然後那個你最近是不是有可能會升？

明德：那個.....我也不知道。

A：各處室都在傳了，最近這裡可能會有個科長缺出來，好像是因為上面的大頭要去桃園還哪裡補選，要把那個誰抓去當他幕僚的樣子，你這個薦七時間也卡得差不多了，所以再傳接下來應該就是升你。

明德：這個我真的不確定。

A：好吧。

(沈默)

明德：那個，你們可以不要說出去嗎？

A：什麼？

明德：就剛才那個可能會升科長的事。

B：我不懂，有傳言不就表示已經傳出去了嗎？

A：怕人家以為是內定啦。

B：可是討論要讓誰升官這件事本身是公開在檯面上說的嗎？

A：據說那些高層會開會討論過後才決定。

B：但會議室的門會關起來吧。

A：像是這種會議我是沒聽說過有在開放旁聽的啦。

B：那跟內定有什麼不一樣？

（停頓）

B：聽起來沒什麼道理。

A：恭喜你出社會了。

（沈默）

A：好啦，我知道你在擔心什麼，不過你現在需要擔心的其實不是傳言的事，主要還是因為你現在剛被檢舉，所以暫時也不可能升你。

明德：真的假的？可是你不是說那是我衰嗎？

A：你知道我知道，不代表上面的人也這麼覺得啊，安啦，我們會趕快把調查報告寫一寫你就沒事了。嗯.....我們出來跟你訪問也算是出公差，還有時間也不急著要走，我先去上個廁所。

（A 離開）

（B 跟明德兩人無話可說，沈默）

明德：沒事的話，我先回辦公室囉。

B：我很不喜歡這樣。

明德：蛤？

B：我覺得這就是公務員的惰性啊。

明德：你在說.....？

B：像你那個廠商，明明每次開案的時候都可以多試著開發一些廠商，你就沒做啊，你有在開發新廠商的話怎麼可能就只有這些？公文也一定是拿之前的範本一直改一直改吧？（停頓）你知道我為什麼要選政風嗎？人家都說我們是廢物，是抓耙仔，是廢物，也沒有真正的搜查權什麼的，好，對，我承認大家說得沒錯，像剛才那個阿伯做得那樣，表面上好像有在查，錄音機一關就跟你們麻吉麻吉，廢！我跟你說我才不會這樣，如果整個國家都這樣就完蛋了好嗎？廢！我就是要認真查認真抓，

把你們這些廢人抓乾淨！

這個年輕的專員批哩啪啦的對明德說了一大堆，這對他來說其實還蠻不知所措的。從我認識他以來，他好像一向都不太習慣別人表現得太熱情的模樣。所以他也就只能做出他不知所措的時候總是會做的那個動作，輕輕地聳聳肩。

2.

C：你這聳肩什麼意思？

明德：蛤？

C：你又來了，你根本就沒在聽我講話對不對？

（停頓）

明德：妳剛是在問我還能不能升科長，對吧？

C：我剛是問那你接下來要怎麼辦，然後你在那邊給我聳肩。

明德：所以你沒問我能不能升科長。

C：我有問，而且你已經回答過了！

明德：我說了什麼？

C：你說調查結束之前應該不行吧！拜託你可不可以至少有一次好好的聽別人講話可以嗎？

明德：妳幹嘛那麼生氣？

C：我幹嘛那麼生氣？你現在是認真在問嗎？（明德聳肩）如果你再聳一次肩的話，我就把你肩膀掰斷，可以嗎？

明德：不可以吧。

C：所以這種問題就知道要認真回了。

明德：所以妳不是認真要問？

C：呃啊！（C起立踱步，坐立難安）天啊，要跟你待在同一個空間裡面不生氣怎麼這麼難？這個爛套房連個隔間都沒有真的是要逼死我了！

明德：廁所算嗎？

C：李明德！媽呀，我當年真的應該聽我爸媽的話，有房有車才嫁，這樣就不用跟你一起塞在這個套房裡，躲都不知道要躲去哪。

明德：我們現在有房子啦。

C：還在蓋，還要多久你自己講。

明德：兩年。

C：嗯哼。

（沈默）

C：你是不是應該去看你媽了。

明德：蛤？可是我剛回來不想出門了，明天再去就好了吧？

（沈默）

明德：好吧，我想我還是去看我媽好了，不過先等我一下。

C：怎樣？

明德：我肚子痛想上廁所。

就像明德剛才自己說的那樣，廁所是這個家唯一的隔間，也可以說是夫妻兩人的安息之地，是不想看到對方的臉的時候唯一能待的地方。不過明德進去的時間通常比較多，有時一天下來他待在廁所的時間甚至比待在外面長。他常常不確定自己的肚子痛到底是因為真的想大便，還是其他原因所造成的，這次他站在馬桶前面，滿頭大汗，覺得肚子很痛，但結果什麼都沒拉。

離開馬桶之後明德走出家門，低著頭走過兩條街，至於為什麼低著頭，是因為這路他熟得不用看也能走。他記得小時候這兩條街的距離很長，就像是隔了一整個世界一樣，但現在卻有一種才剛走出門就到了的感覺，比離他家最近的 7-11 還近。這是他媽媽的家，也是他從小住了二十幾年的家，開門，媽媽在家。跟媽媽聊沒幾句話之後發現肚子還是很痛。所以他只好再度走進廁所，看著老家那個陪伴他度過二十年歲月的 HCG 和成馬桶。裡頭什麼都沒有，只有周圍一圈又一圈，黃黃的尿垢。

（以下 D 說台語）

D：你剛才進廁所這麼久，有沒有要緊啊？

明德：沒事啦。

D：奇怪，啊怎麼沒代沒誌會去被人檢舉啦。

明德：運氣不好而已，沒事啦，媽妳不要擔心。

D：你這是要我怎麼樣不煩惱啦，你一個人在外面生活，一下子騎車摔斷手，一下子又被人檢舉，這不就證明你根本就沒辦法照顧自己嗎？

明德：我手沒斷啦，骨頭稍微裂開而已，跟被檢舉一樣，都對我平常生活沒影響啦。

D：唉，叫你帶你某上去逗陣生活你們就不要，甘願這樣每個禮拜坐火車跑來跑去，我真的不懂你們這些年輕人。

明德：她就南部住得比較習慣啊。

D：哼，她現在也沒有吃頭路啊，跟你一起行動有什麼不好？

明德：她之前那樣就需要好好休息，待在習慣的地方對她也比較好啦。

D：啊是都多久了？你們就一起住，等到台南這邊房子蓋好，再想要調回來還是怎麼樣不就好了，夫妻在一起就是要互相照顧嘛，像我跟你爸這樣。

（停頓）

D：不然你老實講給媽媽聽，你們兩個乾是有啥米問題？

明德：沒有啦，妳不要亂想，我知道妳的意思，我再問她要不要搬上去跟我一起住，妳不要再煩惱了啦。

D：對啦，這樣才對，之前聽你說可能會升科長，媽媽就很替你歡喜，結果殊不知影熊熊變成這樣，你們夫妻倆逗陣生活這樣比較好。

明德：那我先回去了。

D：蛤？你現在就要回去了喔？

明德：對啊。

D：這樣不會太早？

（停頓）

明德：還好吧？怎樣？

D：沒有啦，我是想問你明天下午有沒有空。

明德：有吧，要幹嘛？

D：媽媽帶你來去給仙姑看一下好不好？

明德：唉呦不用啦。

D：阿德，你聽媽媽講，我覺得你最近真的是有比較衰啦，說不定是被什麼壞東西去跟到，來去給人看看，就算是沒代誌，這樣你也比較安心啦，而且那仙姑還會幫你看你的前世，說不定會找得什麼解決的辦法啊。

（停頓）

明德：沒關係，不用。

D：阿德！你聽媽媽的苦勸，最少也去給人看一次好不好？你這樣媽媽真的會很煩惱，我這樣也是為你好捏！

（停頓）

明德：媽晚安。

D：阿德！你不要這樣固執啦，去給人看一下咧，人不是再講有病就要看醫生嗎？衰就要給人家看到好啊！（停頓）唉呦，我都已經跟人家約好了你這樣不去媽媽會很歹

勢，以後都不敢去了啦。

明德：好好好我去。

D：這樣不才對，喔，不過這要給人家一點紅包意思意思啦，所以……。

明德：要多少？

（D 比個六的手勢）

明德：太多了吧？

D：她其他信徒也差不多都給這個價碼，媽媽如果給得太少的話，難看啦。

明德：不是，這個月房貸，還有給妳跟她的錢我就差不多了，還要拿這個出來有點太多了啦真的。

D：給媽媽拜託，好嗎？

（明德掏錢包拿出六千）

D：歹勢，你可不可以多給媽媽兩千？

明德：為什麼？

D：我這個月初就每禮拜都去請人幫你改運，一包 600，包了三包出去，所以我這個月也快要沒錢了啦。

事後明德對我說，當時他覺得自己運還沒有改到，錢包倒是已經先空了。可是老媽的盛情難卻，他也只能微微地，聳聳肩。

A：熱炒瓜子！

C：三杯中卷！

D：鐵板豆腐！

E：先生要不要來一瓶海尼根？

ACDE：鏗鈴框啣、喝啦！

（ACDE 四人發出熱炒店的環境音）

明德：不好意思我突然想到我忘記領錢了。

B：沒關係啦，才沒幾百塊而已我請你就好。

（明德盯著 B，沈默）

B：你幹嘛？

明德：沒有，我只是覺得你有點很眼熟。

B：靠北喔，我們都認識幾年了？從高中到現在也快二十年了吧，不眼熟難道是看到鬼

喔？

明德：也對。

喔對了，有一件事情我一開始沒有先說。

這個明德曾經懷疑過一件事，他懷疑自己是否有臉盲症。

嚴格說起來他不是沒辦法認清楚每個人的臉，就只是覺得大家看起來都差不多。

兩個眼睛，一個鼻子跟一張嘴，每個人的臉好像差不多就長那樣。

後來有人告訴他說那是對周遭的一切漠不關心所致，不是真的腦部有傷的那種臉盲。

明德自己也不太敢肯定到底是哪一種。

反正他就是有辦法分辨出誰是誰，也就不覺得這對自己的人生來說有什麼困擾。

出現在他身邊的人大概就是這五張臉在輪。

B：你這樣以後會不會混不下去啊？

明德：應該不會吧？（停頓）我又沒怎樣。

B：不是有聽說公務員被黑函檢舉過的人以後就很難往上爬嗎？

明德：謠言啦。

B：欸，如果你公務員做不下去的話……該不會要回來找工作吧？

明德：不會做不下去啦。而且，本來就打算等房子蓋好之後再申請調職看看能不能調回來南部。

B：喔，是這樣喔，其實你也可以考慮做房仲，我再帶你。

明德：我覺得你那個我做不來。

B：就賣房子而已有什麼難？

明德：你知道我說的不只是一般的賣房子而已。

B：拜託，現在普通的賣房子多難賣你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我做這個是有多不好？脫手的人高興，買到的人不知道也可以睡得安心，我還多賺一手，根本三贏。

明德：反正我覺得我不行啦，轉賣凶宅什麼的。

B：賣凶宅又不是殺人放火對不對？我跟你說，人啊，都麻是自己嚇自己，很多事情你如果事先不知道，就不會去想，不去想，就不會中煞，不然你要講的話這個世界哪裡不死人？賣個一間凶宅出去就贏過你公務員領死薪水好幾年啦。

（停頓）

B：對了，你跟你太太最近都還好嗎？

明德：跟平常差不多吧。

B：跟平常差不多？

明德：嗯（停頓）對。

B：沒什麼想抱怨的嗎？或者，你有沒有聽她是不是有在抱怨什麼？

明德：還好。（停頓）怎麼了嗎？

B：我只是覺得你應該要多關心一下你太太。

明德：有啊，所以我每個禮拜都有回來啊。

（停頓）

B：就這樣？

明德：對啊？

B：好吧，我只是覺得你應該要多關心一下你太太，女人嘛，都要人家哄的，哄一哄就會一直待在你身邊了。

明德：是喔，不然你明天來跟我還有我老婆一起吃飯啊。

B：喔不行我明天有事。

明德：好吧，啊你咧。

B：怎樣？

明德：有對象嗎？

B：算.....是有.....吧。

明德：那很好捏，什麼時候要結婚？

B：蛤？不用吧，為什麼一定要結婚？

明德：不結婚不是很奇怪嗎？

B：是嗎？

明德：是啊.....是吧？

B：是嗎？

明德：嗯。

（沈默）

B：我最近是在跟我那個對象談分手啦。

明德：是嗎？

B：嗯。

明德：可惜。

B：可惜什麼？

明德：我以為你說不定要結婚了，我是說，我們都三十五歲了。

B：欸，我問你，你結婚有比較開心嗎？

D：（台語）有個女孩子照顧你，你也有一個自己的家庭，這樣我就比較放心啦。

明德想到他媽在他剛結婚的時候總是這樣講。

D：（台語）時間到了就是要結婚嘛，不然大人活著是要幹嘛？

類似的話聽多了，好像也就是這樣子沒有錯，反正總是比較好。

那明德是怎麼想的？他自己到底是怎麼想的呢？

突然被這樣一問，明德卻不知道怎麼跟他這位從高中以來就認識的朋友說出自己心裡的感受。一部份的他大概是覺得他媽說得對，當然是有比較好，但另外一方面，他其實也完全想像不出如果現在的自己還沒結婚的話到底會過著怎樣的生活。

所以明德他也就只能對著朋友，聳聳肩。

（C 跟 D 都說台語）

C：我在問你說，你不知道你前世的因緣有多重，對否？

明德：喔，對。

C：對到底是知道還是不知道啦！

明德：我不知道。

D：師姐不好意思啦，他若是肩膀在那邊翹咧翹咧，普通就是表示不知道啦。

C：所以我現在就是要跟你講這樁事情，你要詳細聽，知道嗎？

明德：嗯。

C：我跟你講啦，你這世人之所以會遭遇這些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這一切都是你的前世債主來找你討的關係啦。

D：我就知，不別人怎麼會沒代沒誌這麼衰小對否？

明德：所以黑函是我前世債主發的？

C：是啦，應該就是其中一個。

明德：應該？

D：師姐啊，其中一個是什麼意思啊？

C：我跟你們講啦，你們明德齣，他的前世是一個「拍若特」。

明德：「拍」……「拍」啥？

C：啊就 Pirate 啊，電視上頭，強尼戴普演的那個有沒有？戴一頂這樣的帽子，彎彎翹翹的那款。

D：不過強尼戴普很英俊溜，我們家這個怎麼看就不像啊！

明德：好，海盜，我前世是海盜我知道了，所以發黑函的是前世被我搶的人。

C：不只是這樣，最麻煩的是，有一次你去把人家屠村啦。

明德：蛤？

C：所以那全村的人都是你的債主啦。

D：哇，這麼嚴重喔……你怎麼會這麼歹啦！師姐啊，那這是要怎樣辦啊？

C：老實講齣，這一切攏是前世造成的因果啦，其實我們人活在這個世間上，最沒辦法處理的就是前世的事情啦，除了等你的債主覺得你已經把債償還完了放過你以外，我們也沒太多事情可以做。不過總有一天會還完的啦，所以你就是要趁這個時候多作些好事，孝順父母，一切慢慢就會順順利利了。

D：妳說的是，多謝師姐。

C：還有什麼事情想要問沒有？

D：那個村莊裡有多少人啊？

C：差不多.....一兩百個吧？

D：蛤？這麼多喔！

明德：那個.....師姐，不好意思，請問一下那個村莊在哪，知道嗎？

C：等一下我幫你請教一下啊.....喔，在非洲。

明德：的哪裡？

C：一個叫阿.....阿.....。

明德：阿.....？

C：阿這我不會唸，我寫給你。

仙姑把腦中出現的地名寫在一張紙上，我知道大家聽到這裡可能會覺得嘍咿啦怎麼可能連地名都寫得出來呢？沒錯，明德也這樣覺得，他當下感覺仙姑一定是在唬爛他。明德盯著眼前那張紙，是一串英文字，想著回去要 GOOGLE 一下看是不是亂寫的。可是看著老媽一臉高興的模樣，好像所有再大的問題都被仙姑解決了。他也只能，聳聳肩。

3.

A：你這個文被上面退了。

喔，這位是科長。

剛才說過了，之所以長得跟明德眼中的其他人很像是因為他臉盲。

A：上面覺得這個案子壓在 9 萬 8 這個數字太刻意了，感覺就是在躲採購法。

明德：可是之前總價 10 萬左右的也都是這樣子弄啊，說是先跟廠商談一下，讓對方知道狀況把價錢壓到 10 萬以下就可以不用公告了。

A：（停頓）誰跟你說 10 萬左右就要這麼弄的？

（明德盯著科長）

A：反正你這個案子就重來吧，重新設個 11、2 萬然後上網公告就好。

明德：科長。

A：嗯？

明德：這文被退是因為我之前那個的關係嗎？

A：哪個？

明德：就那個。

A：喔，那個啊！唉叻不是啦，你不要亂想，就跟你說是因為上面覺得你這個好像有規避採購法的嫌疑嘛，跟這個那個都沒有關係啦。

明德：可是如果不是那個的話，明明以前照這個文送上去都沒事，這次就被退？

A：啊反正你就是被退啦！不然怎麼辦？

明德：可是這樣又要拖過好幾個禮拜，如果可以的話，可不可以麻煩科長跟上面解釋一下啊？

A：解釋什麼？

明德：就這樣比較快啊！就為了那一、兩萬還要跑整個流程什麼的……。

A：欸。

明德：什麼？

A：你今天態度很差捏？

明德：蛤？

A：我是科長捏！

明德：對啊？

A：你拜託我去跟上面講我就去講喔？你科長還我科長啊？

明德：你。

A：我什麼？

明德：你科長。

A：對嘛！你知道啊！

明德：那我可以自己去找專委解釋嗎？

A：當然不行啊，跳過我去找專委，那這個世界就不需要科長了嘛！（停頓）幹嘛這樣看我？不講話一直盯著別人的臉看很不禮貌你知道嗎？你這態度要改啦，這樣對你不好。

明德：好。

A：你說好是什麼意思？

明德：就是我知道這樣不好。

A：對啦，年輕人還是聽一下老人的話比較好啦！

明德：科長，那有其他案子要分給我嗎？

A：喔，最近還好比較沒有。

明德：是比較沒有案子，還是……？

A：你不要亂想啦，態度，記得啊。

（A 離去，明德拿起一本書開始讀）

B：叩叩叩。

那個人來敲門的時候，明德正好窩在自己桌子前看書。

他覺得很奇怪，因為他在這裡住了好幾年，除了房東以外從來就不會有人來敲門。

更不會敲得這麼急。

C：叩叩叩。

他住的這裡，是一整層的分租公寓，屋齡起碼有四十年。
走到四樓之後外面有個鐵門，進來以後分隔成六個隔間套房，沒有獨立門牌。

D：叩叩叩，叩叩叩。

明德站起來走到門邊，透過窺視孔看到一個男人。
他覺得男人很眼熟。只是話說回來，全世界的人對他來說哪個不眼熟的？
他打開門，男人的手舉在半空中，正準備要再敲下一輪。

E：你好，我是警察。

（男人從懷中掏出一張證件，飛快地在明德眼前晃了一圈）

E：這是公文。

（男人從懷中掏出一張公文，飛快地在明德眼前晃了一圈）

明德：那個……。

E：你一個人住？

明德：對，那個……。

E：李先生嗎？

明德：對，那個……。

男人一個箭步向前揪住明德的領子往房間裡面推。
從小到大個性溫和的明德從來就不曾跟人起過肢體上的衝突。
所以這幾乎可以算是明德一生中最接近「跟人打架」的瞬間。
男人把明德推進來的同時用自己的左腳俐落的將門關上。
碰！
這個時候住在明德對面套房的是一對姊妹，聽到了不尋常的關門聲。

C：妳有聽到嗎？

D：就只是關門稍微用力一些而已吧？

C：也對。

壞事從來不會發生在自己身邊，只會在報紙上出現。
現代人的自我防衛技巧，這對姊妹顯然已經練得爐火純青。

明德：欸，那個……！

E：你欠了什麼，你自己知道！

明德：啊，我不知道？

男人把明德壓在地上，為了不讓明德可以空出雙手來反擊，他先是一把按住明德的右手，接著膝蓋正準備壓制在明德的。

明德：不要！不要左手！（男人把膝蓋壓上，慘叫）啊！

C：妳有聽到嗎？

D：就只是電視開得大聲一點而已吧？

C：也對。

E：（驚嚇）對不起對不起！有這麼痛喔？

明德：我車禍骨頭裂掉，本來快好了！

E：啊，好吧，那換別的，不要這樣弄好了。

明德：蛤？

男人把明德拖進廁所。

他的臉非常靠近馬桶，比一般上廁所時跟馬桶的距離還要近多了。

明德：你到底要幹嘛？

E：你現在要還錢了嗎？

明德：還什麼錢？

E：還在裝？看到這個馬桶了嗎？

明德：呃……。

E：不還錢的話就給我舔！對，這是大哥教我的，說對欠債的王八蛋來說非常有效。

明德：我又欠什麼債了？（停頓）你也是住在那個村的？

E：哪個村？

明德：我不知道，我還沒查。

E：所以還是不還錢？

明德：什麼錢？

E：那你只好舔了！

明德：舔馬桶？

E：對，這招是我大哥教我的，說對你們這些欠債的王八蛋來說非常有效。

明德：你剛說過了。

E：不過我自己發現其實是可以讓你們有選擇的。

明德：那我選不舔。

E：不行，如果你還是不還錢，那麼你一定要。

明德：一定要怎樣？

E：一定要在馬桶跟手機之間選一個舔。

（停頓）

明德：手機？

E：所以你確定要舔手機了？確定嗎？

明德：不是，我只是想問，為什麼是手機？

E：你知道嗎？手機上面的細菌數量比馬桶還要多，有十倍這麼多！

明德：呃.....。

E：我在新聞上看到的，厲害吧！來吧，手機，馬桶，哪一個？

（停頓）

明德：還是手機吧。

E：都告訴你哪個比較髒了，居然還是選擇比較髒的那個，好吧！把你自己的手機拿出來。

明德：蛤？

E：當然是舔你自己的手機啊！難不成舔我的啊？

（停頓）

明德：不好意思，我可以問個問題嗎？

E：說。

明德：你要找的人，確定叫李明德嗎？

E：開什麼玩笑，當然是李.....你等一下（從懷中掏出公文仔細看），喔.....。那個，對不起，名字好像不一樣。你這邊是三樓之四嗎？

明德：我們這裡沒有獨立門牌，一開始房東有說這裡是幾號房，但我其實也不知道。

E：那你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李先生嗎？

明德：我跟鄰居從來沒有講過話所以我也不知道，不過我隔壁間好像也是一個男人自己住的樣子。

E：你有，欠誰錢嗎？

明德：沒有。

E：哇，那尷尬了，對不起對不起，我好像搞錯了。不好意思，你說你是？

明德：我叫李明德。

E：喔，我是阿財啦，我是來找另外一個李先生討債的啦。大哥不好意思，我真的搞錯了，欸，啊既然一開始就搞錯了，你幹嘛不講啊？

明德：我有要講啊，只是你不讓我講而已。

E：這樣喔？歹勢歹勢，真的是不好意思啦，我下次帶東西來跟你好好地賠罪？

明德：不用啦，你趕快走吧，只是做這行，不好吧？

E：唉叻，也只是混口飯吃而已，騙呷騙呷啦。

（沈默）

E：那.....李大哥，我走囉？

明德：嗯.....欸，等一下。

E：蛤？

明德：我一開始就想跟你說了。你那個證件跟公文都太假了，尤其是公文。

E：怎麼了嗎？

明德：格式完全錯了。

明德從阿財手中接過那張假公文，拿出紅筆像改考卷一樣幫他修改這份公文。現在看起來就像真的一樣。

E：李大哥，謝謝啦！

阿財走了，明德這才感覺自己的左手痛得要命。

原本快要好的骨裂。

現在說不定進化成骨折。

於是他打電話給房東太太，告訴她有奇怪的人跑進來，這樣好像不太安全。

D：喔，不然我明天叫人來把大門換個鎖。

明德：換鎖.....有用嗎？

D：喔，那我提醒叫大家出門要記得鎖。

掛掉電話之後，明德突然很想要找個人聊一下天，抱怨一下也好，他打開手機，搜尋聯絡人。

他的聯絡人欄位只有廠商、廠商、廠商、沒在聯絡的國中同學、家裡電話、老婆。

他點進老婆那一欄，還沒決定要不要撥給她的時候，就因為太緊張所以不小心連點了兩下，直接不小心就撥出。

然後他馬上掛掉，心跳的比之前人家逼他舔馬桶的時候還快。

我這輩子還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打給老婆比被人討債還要緊張的人。

呃，仔細想想說不定也沒有這麼不常見齣？
總之他繼續看聯絡人，然後看到那位賣兇宅的朋友。

A：哇，你這真的是太慘了，怎麼會這麼衰啊？

賣兇宅的朋友聲音聽起來很像別人，但反正是電話嘛，你也很難要求更多了。

C：你在跟誰講電話？

A：沒有啦，跟一個朋友，那個，我很想再跟你聊，不過我這邊真的是有點忙，所以就再說啦，你要好好保重耶，有需要的話就去報個警吧！

賣兇宅的朋友背後那個女人的聲音聽起來也很像某個人。
但反正是電話嘛，你也很難要求更多了。
那因為這個賣兇宅的朋友聽起來好像在忙，所以明德講沒幾句話就把電話掛了。

4.

（電話鈴聲響，明德接起電話）

這天辦公室裡沒有人，所以只要電話響了，不管是誰的，他也就只好接起來。

明德：不好意思承辦人今天出公差不會進辦公室，有事可以留言，我再轉達給他。

之所以沒有人，是因為這一天是每個月固定的辦公室進修日，科裡的人會輪流留守。
這個月正好輪到那位請育嬰假的同事留守。
明德是職務代理人，意思就是輪到明德留守。

（B 急急忙忙衝了進來）

B：這裡是採購科嗎？

明德：喔，對，這裡是。

B：太好了！投標文件是送到這裡對吧？

明德：基本上是，那個……。

B：太好了！呼！讓我喘一下（停頓）我跑得超喘的，很怕來不及你知道嗎？

明德：可是我沒有聽說今天有哪個案子要到期啊？

B：喔，那是因為我可能是有稍微晚一點啦。

明德：蛤？晚多久？

B：大概一天左右吧？

明德：喔，那不行。

B：什麼不行？

明德：就標案最晚收件時間一般都是截止當天下班前要送到，或是郵戳為憑。

B：你說什麼？你看我跑得很喘也不行嗎？

明德：啊，不行。

B：那我不是白來了嗎？

明德：不好意思，我沒辦法幫你。

B：幹！

（沈默）

B：媽的！

（沈默）

B：難道真的沒辦法交件了嗎？SHIT！

明德：不好意思，你在跟我說話嗎？

B：我只是覺得有點感慨。

明德：喔，好，如果你感慨完的話，就麻煩你……。

B：欸，這位先生，你態度很差耶！

明德：蛤？

B：我說你態度好像很差喔！

明德：（停頓）沒有，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B：不是啊，你們公務員不是應該要熱情的替民眾服務嗎？你們的薪水是我們這些納稅人付的耶？雖然我可能是沒有繳過什麼稅啦，但我怎樣也該算是你的老闆吧？我現在有困難要解決，你就坐在座位上不動，連起來泡杯茶招待一下都不願意嗎？信不信我把你這懶惰的樣子拍照上傳到爆料公社去啊？

明德：（起身）先生，你冷靜一點聽我說。

B：欸？我們是不是在哪裡見過？

明德：（停頓）我想一下。

B：李大哥！

明德：蛤？

B：我是阿財啊！就上個禮拜二還三晚上有沒有，我搞錯房間，跑進你家那個啊！差點叫你舔手機有沒有？

明德：是你啊？

B：對啊，大哥上次不好意思耶，你的手有比較好一點了嗎？

明德：還行，上次本來就只是輕微的骨裂，原本快好了，那天被你撞倒之後醫生跟我說還是再固定一下比較好。

B：真的很抱歉啦，你們那個公寓現在還是這麼容易放人進去嗎？那樣很不安全捏。
明德：有啦，房東現在有在門上貼紙條，寫說「近期附近有可疑人士出沒，請各位房客
進出務必鎖門，請勿擅自幫陌生人開門。」這樣大家應該會比較警惕一點啦。

B：這樣就好。

（停頓）

明德：不好意思我沒有馬上認出你來。

B：沒事，人家都說我大眾臉，那個，李大哥你們辦公室有喝的嗎？

明德：喔，那咖啡可以嗎？

B：好啊！

（停頓）

明德：我去泡，你等一下。

明德他一邊泡咖啡，一邊又很納悶自己到底為什麼要泡咖啡。

我想唯一一個解釋大概就是職業病吧，很多人其實都忽略了公務員是一種服務業。
身為一個公務員，你得要讓每一個有繳稅的民眾來找你之後覺得賓至如歸才行，不然就
會被罵懶惰啦、不認真啦，領太多錢啦，所以不管來的是誰，只要你在辦公室，你服務
一定要做足就對了。

明德他看著在滾水中溶解的咖啡粉，突然覺得自己的肚子也像粉一樣的在翻攪。

明德：喔，來，你咖啡在這裡。

B：謝謝，呼，沒想到第一次送這個居然就遇到認識的，覺得很親切。

明德：我們算認識啊？

B：對吧？不然算什麼？

（停頓）

明德：認識吧。

B：對嘛！

明德：然後你說你是來送標案的？

B：對啊！

明德：可是你不是做.....那個的嗎？

B：哪個？

（停頓）

B：喔對，那個，沒有啦，我們公司的業務很多元，上去跑去你家那個只是其中一種，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要各種跑來跑去啦，反正就是聽上面的話，他們只要動一張嘴，我們就是要來跑斷腿的啦。

明德：那你們要投的是哪個案子啊？

B：欸，李大哥，這你根本不需要問吧？

明德：什麼意思？

B：李大哥，再裝就不像了，我雖然不聰明，但我也知道我會今天送過來一定是有原因的啦！你懂吧？

明德：啊，原因就是你們公司的人搞錯投標日期？

（阿財故做神秘的盯著明德，沈默）

B：喔，我懂了，（小聲地）是不是辦公室有可能會被竊聽所以不好意思直說？

明德：蛤？

B：（小聲地）我聽阿公說過，以前政府單位的辦公室都會被裝竊聽。

明德：你講話為什麼要這麼小聲？

B：（小聲地）然後一聽出你是共匪，就把你抓去「碰」掉，所以現在還有？

明德：我覺得應該.....沒有吧？

B：好吧，我想也是，那你就直接說就好啦，反正這裡又沒有其他人。

明德：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B：好啦，我知道李大哥你也是有你的堅持，那我就不說了。

（LINE 的通知聲響起，B 拿出手機）

B：齁，有夠靠北，民生東路離這裡超遠耶機掰。我跟你說，我這個工作真他媽的是世界上最爛的工作，大哥他們整天用 LINE 通知我們跑這跑那的，剛才我說他們只要動一張嘴就好，其實說錯了，現在根本連嘴都不用動，只要用手指滑一滑就好，氣死人，很累你知不知道？而且他媽的還超危險，真的出事的話也都是我們在出事，他們都沒事。

明德：既然這樣的話，那幹嘛不乾脆一點別做了呢？

B：不做這個我要做什麼？我他媽連國中都沒畢業我還能幹麻？

明德：也許.....念個幾年書，考公務員看看？

（沈默）

明德：對不起我亂講的，不要理我。

B：沒有啦，李大哥你說這個也是好意我知道，你是個好人我看得出來啦，謝謝你耶，

上次那個很抱歉啦。(看手機)好啦，我要走了，我五點半以前要到，掰啦！

(B 離去，明德將桌上的杯子拿起，杯子從把手斷裂開來掉在地上破掉，咖啡濺了滿地，明德蹲下開始撿拾破掉的碎片，臉部塗黑的 ACDE 開始緩慢的朝著明德圍了過來，同時嘴巴還喃喃唸著疑似非洲土語的古怪語言，一開始，明德專注的撿拾地上的碎玻璃而沒有意識到身後的劇變，待 ACDE 四人靠得夠近，且將明德團團包圍住的時候，他們同時舉起一隻手來指著明德)

ACDE：(疑似非洲土語，指責的語氣)

(明德轉頭看見四人，嚇到坐臥在地，手跟褲子都沾染了咖啡的顏色，乍看之下似乎就像血一樣，四人逐漸靠近，明德連滾帶爬的向後退去直到無路可退為止，A 從四人當中走出，越發逼近明德)

明德：不要過來，不要過來！

(A 單手抓住明德的頭，用力的把明德的臉轉向自己)

A：(疑似非洲土語，嚴厲地指責的語氣)

明德：我聽不懂啦！

(停頓)

A：你為什麼要殺我全家！

(明德尖叫，場上頓時陷入一片黑暗，尖叫持續)

5.

(尖叫，停頓，尖叫伴隨著雙腳用力踢床舖的聲音，停頓，手機鈴聲響起，尖叫，然後是物品掉落以及各種碰撞的聲音。手機的螢幕先是在一片黑暗中亮起，明德開燈)

明德：(接起電話)喂？

B：欸，是我啦！

明德：不用喔謝謝。

B：你在不用個屁啊？是我啊！

明德：對啊，你不是要來推銷貸款還什麼的嗎？

B：哎呦不是啦，你現在是連你高中同學的聲音都認不出來嗎？

(停頓)

明德：喔！對，我聽出來了，怎麼樣？

B：你聲音聽起來怎麼這麼像剛被火車輾過然後泡在水裡面說話的感覺啊？

明德：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感覺，我剛不小心睡著了。

B：睡著，這麼早？現在才八點耶。

明德：對啊。

B：對啦，早睡早起對身體很好啦。

明德：嗯。

B：那你明天下班會回南部嗎？

明德：會啊。

B：酷。

(沈默)

B：那個，明德啊，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說。

明德：怎樣？

B：你可以.....把我保出來嗎？

明德：蛤？

B：我被抓了，需要有人幫我付保釋金。

(音樂響起，ABCDE 用唱的將以下的台詞唱出，搭配明德一臉憂鬱的模樣，彷彿就像是在演 MV 一樣)

A：明德掛上電話，仔細思考剛才的對話。

B：10 萬元的保釋金對現在的明德來說真的不是一筆小數目。

C：明德知道自己終究會去付這筆錢。

D：明德想到剛才那場夢。

E：上輩子被身為海盜的自己所殺光的那些非洲人通通回來了，那夢是如此的逼真。

A：那是前世無法抹滅的罪孽。

B：他坐下，雙手插在口袋，一臉憂愁，彷彿還沈浸在剛才那場惡夢當中。

C：但其實他現在腦袋空空，什麼都沒想。

D：喔！原來他只是長得衰了一點。

E：等等，他好像摸到了什麼！

A：喔！原來是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一串奇怪的英文字母。

B：那是仙姑寫給他的，上輩子屠村的那個非洲小村莊。

C：明德拿起手機，開始 GOOGLE。

D：結果出來了。

E：那是。

A：一個非洲的小村莊。

B：他是否該去贖罪？

C：他是否該去道歉？

D：上輩子的過錯是否活該留給這輩子的我來面對？

E：也許明德該去地方，就在，那非洲大陸。

ABCDE：的正中央。

（停頓，MV結束）

明德：非洲內陸的小村莊？海盜跑去內陸屠村（停頓）？喔，我知道了，可能是我做了很多壞事，搶了很多船被官兵追殺，然後一直逃到非洲沿岸，然後我就一路逃到非洲大陸的正中央.....最好是啦！莫名其妙！

（槌木板隔間的聲音響起）

明德：（小聲地）莫名其妙！

稍微解釋一下好了，明德他住的地方隔音很差，加上他鄰居的精神狀態好像有點緊繃，只要有人講話稍微大聲一點那個鄰居就會槌牆壁以示抗議。

等一下，那明德被逼著舔馬桶那天這位鄰居為什麼沒有發難呢？

（停頓）

算了，不管了。

總之明德那個時候真的覺得超荒謬的，我好像很少看到他這麼崩潰過。

他這個人其實蠻容易被誤解的，隨時隨地都是一副無所謂的模樣。

但偶而還是會像這樣很難得的想要大叫一下。

可是即使他腦袋覺得仙姑的說法很荒謬，但只要閉上眼睛就會清晰地看到剛才的夢。

那個夢的畫面是如此地鮮明，一群來自非洲的黑人團團包圍著自己喊著納命來。

他閉著眼睛感覺到那些非洲人距離自己非常地近，非常地近，很黑、很暗。

C：在幹嘛？閉目養神啊？

（明德張開眼睛看到C）

C：我臉上有什麼嗎？

(停頓)

C：上次那個，嗯哼，黑函的事情啊聽說政風調查的差不多了，應該是沒事啦。

明德：(恍然大悟) 喔，是科長啊！

C：不然是誰？

(停頓)

C：上班好歹也專心一點吧，好啦，總之就是來跟你說這個好消息。

明德：謝謝科長。

C：可是還有另外一個壞消息。

明德：蛤？

C：就是政風處那邊這兩天又收到了新的黑函，跟上次是同一個案子，只是這次的指控更具體了一點。

(停頓)

明德：有多具體？

C：據說收到的內容是這樣：負責網路伺服器設備汰換服務計畫案的李性承辦人，去年九月期間前往法國巴黎紅燈區喝花酒，接受廠商的啊.....那個.....。

明德：性招待？

C：對啦！就是這個。

明德：那就更不可能是我啦。

C：對啦，我也是這樣子想，你看起來就一副好像對女孩子沒興趣的樣子。

明德：性招待也可能是男的在招待啊。

(停頓)

明德：那個，我不是這個意思啦。

C：喔，對啦，我也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覺得你這麼老實，不會去那種地方啦！

明德：對、對，我不會去。

(停頓)

明德：等一下，重點是那段時間我根本就沒有出國，我這輩子根本沒去過法國啊。

C：喔，是喔，對嘛，我也覺得沒有.....不過我記得你去年是不是有段時間請了一個很長的假？兩三個禮拜左右？我的印象啦，那段時間每天上班人都好少，我案子都不

知道怎麼派，超忙。

明德：有，不過那是因為家裡有事。

C：什麼事？

聽到科長這樣問他，明德又開始感覺肚子隱隱作痛。

所以他閉上眼睛，默默數到十希望可以讓自己輕鬆一點。

然後當他再次睜開眼睛的時候。

（A 跟 C 兩個人同時以科長的模樣站在明德眼前）

A：什麼事？

（停頓）

明德：那時候是因為我太太住院。

C：喔，這樣子喔。

明德：我記得假單上有寫我要回南部照顧家人。

A：這樣嗎？我怎麼沒什麼印象，不過如果你有證據可以證明你沒去巴黎就好啦。

明德：我沒去。

C：就證明一下嘛，我把政風調卷的公文轉給你，你寫個文回覆一下你的狀況，那應該就沒事了啦齣。

明德：好。

A&C：沒事、沒事。

他信誓旦旦的跟我說，他發誓，那時候科長真的變兩個了。

他也有試著要揉揉眼睛，然後再看一次。

果然還是兩個。

既然怎麼看都是兩個，所以那就真的是一點問題都沒有了。

於是明德把注意力轉移回電腦上，打開 WORD，試著想要說明自己沒有接受性招待。

可是那一天從上午，到下午，他在說明欄位只打了一句話。

明德：你們為什麼不去查查看出入境記錄呢？

他覺得很煩惱，因為他不知道怎麼說明比較好。

他伸伸懶腰，眼角餘光瞄到自己的桌子上很隨興的躺著一個包裹，他現在才看到。

那是昨天阿財趕著要送標案的包裹。

明德仔細檢查封面，想要找到標案名稱、寄件人、收件人等資料。

可是沒有。

明德進到系統查詢截止日期是前天的標案。
還是沒有。

A&C：我覺得你的表情看起來好像有事想問我。

明德：科長，我們科室有什麼標案是前天截止投標的嗎？

（A、C 對看一眼）

A&C：沒有。

明德：謝謝科長。

明德拿起包裹。

然後放下。

明德拿起包裹。

然後放下。

明德……打開抽屜把包裹收起來。

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當時，他老爸的臉默默的浮現在他的腦海裡。

B：現在的我是明德的老爸，好幾年前我還在的時候我曾經對他說過好多遍，我總是對他說：不是自己的東西就不要亂拿，不是學生就不要再買學生票。

明德：我爸總是這樣說，所以我也總是不喜歡碰別人的東西，總有一天會有人來拿這個包裹吧，如果它真的那麼重要的話。

明德轉回去面對公文，努力寫了幾千字，試著從頭到尾詳細說明整個案子執行的過程，以及他根本就沒有他媽的就沒去過法國這件事。

當然，公文不能寫他媽的三個字。

是因為不雅嗎？

當然不是，是因為太白話。

接著他關掉電腦、背上背包、成為最後一個下班的人。

那天，他是最後一個離開辦公室的人，每個最晚離開辦公室的人總是要記得做一件事，那就是關燈。

6.

（黑暗中）

B：這個錢我一定會還你，你懂我，我不會逃也不會跑，只要我不跑，不管是從我這裡還是其他地方，你這錢遲早可以拿回來的。

(沈默)

B：這次鬧成這樣，我手上的錢根本就不是錢了，之後隨時都可能會被搶走，我要未雨綢繆啊！以我們的交情，你一定會讓我先欠著的，對吧？

(沈默)

明德跟他那位朋友兩人坐在車子的駕駛座跟副駕駛座位子上。雖然他沒什麼朋友，但我還是要強調一下就是賣凶宅那個。

明德：我們為什麼不開燈？

(停頓)

B：總之這個保證金我之後再還你，就算我不還，國家也會還你的啦，遲早。(停頓)
我不會跑的啦，真的，十萬也不算多啊其實。

明德：差不多我三個月薪水。

B：那還好嘛！

(停頓)

明德：你為什麼會被抓啊？

B：喔，這件事說起來就玄了，你記不記得我去年賣了一間三十坪的公寓出去？在火車站附近那個。

明德：不太記得。

B：當時我還有請你吃飯啊！好，總之買的人是一對夫妻，蠻年輕的，他們還有一個女兒，一家三口就住進去，哇，結果沒住多久。

(ACDE 四人輪流從後座坐起身子，明德看得到他們四人，一開始還被他們突如其來的出現給嚇了一跳，但很快就表現得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A：那個太太就說自己晚上都睡不著。

C：偶而會聽到奇怪的慘叫聲。

D：幾個月之後，太太的精神變得非常衰弱。

E：後來連工作都丟了，只能每天待在家裡休養。

B：哇，結果更糟，一開始只是半夜聽到慘叫，後來連白天都聽到了，還看到奇怪的人影跑來跑去，屋子還不時會出現奇怪的深色污漬，乾納不輸在演恐怖片 (台語)。

他先生還帶她去看醫生，也都沒有用。

A：有一天晚上，太太突然又自己被自己嚇醒。

C：不是因為沒化妝照鏡子被嚇到。

D：是有東西跑到自己的夢裡面跟她索命的感覺。

E：老公覺得再這樣下去自己也要瘋了，雖然自己一直以來都不信這套，但還是決定帶她去給人家推薦的仙姑看一看。

明德：仙姑？

ABCDE：對啊，有什麼問題嗎？

明德：啊，沒有。

B：仙姑一看到這位太太，就跟她說，喔，這是妳上輩子的業障啦。

A：可是先生一聽又覺得不太能接受，就追問說，既然是上輩子的業障，怎麼一直到這半年才發作啊？

C：仙姑就追問說，啊，那你們最近是不是有搬家，先生說有。

D：仙姑再認真一看，說，哇妳這害呀（台語），你們這個新家不乾淨，有髒東西。

E：這個先生是理工科的，比較鐵齒，單單只聽仙姑講還不相信，還硬要自己回家上網GOOGLE。

B：然後就發現我賣給他的這棟房子，前一陣子有發生什麼情殺啦，女生全身上下被砍了二十幾刀，血還噴得滿屋子都是，馬上就告到法院去了，還在臉書上開了一個買錯凶宅自救會。（停頓）奇怪，先搬家不是比較重要嗎？怎麼會先告我咧你說是不是？

（沈默）

明德：那你相信嗎？

B：相信什麼？

A：鬼喔？

C：沒有啦！

D：怎麼可能？

ABCDE：一定是她自己本來腦袋就有病啦！

（碰一聲，ABCDE 五個人嚇得同時在車裡尖叫出聲，頭上傳出貓叫聲，沈默）

B：貓跳到車上而已啦，沒事沒事。

明德：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ABCDE：什麼？

明德：你為什麼要找我保你出來？

B：喔，我跟家人的關係這麼差你又不是不知道，當然就只能找朋友啊！你們說是不是？

ACDE：對啊、對啊、沒錯。

B：更何況我一直都把你當成我最.....。

明德：（打斷 B）可是你不是有女朋友？

ABCDE：喔.....。

（B 轉頭尋求 ACD 三人的協助，三人不斷搖頭）

B：對啦，我一開始是沒有要直接找你啦，後來是有人跟我推薦說可以找你幫忙啦。

明德：誰？

（B 再次看向 ACD，三人無聲地揮手道別，緩緩消失在 B 的視線之中）

B：就你太太啦！

（停頓）

明德：我太太？

B：唉叻對啦，明德你聽我說，我其實早就想跟你說.....。

明德：（打斷 B）你早說嘛！

B：蛤？

明德：就我太太建議你說可以找我幫忙嘛。

B：啊，對。

明德：那有什麼問題嗎？

（沈默）

B：沒有。

明德：可是我有問題。

B：什麼？

明德：10 萬元對我來說負擔真的太重了。

B：我知道。（停頓）可是我也沒辦法，接下來還要打官司幹嘛的你知道吧？

明德：嗯。

B：我想，那我大概也只能先欠著了。

明德默默在心底計算著接下來每個月要給母親、老婆的生活費。

加上房貸、車貸、以及在北部的房租等各種哩哩摳摳的。

接著又想著那剛領出十萬元的帳戶顯示餘額。

他有一度想要把他朋友抓去廁所舔馬桶，試試看這樣做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拿到錢。

但也就僅止於想而已，誰叫他是個有家教、溫良恭儉讓的好人。

所以他唯一能做的也就只有，聳聳肩。

A：謝謝你願意把他保出來。

現在這位是明德的太太。

A：他這這一個人待在拘留所裡面也是蠻可憐的，我就記得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嘛。

（停頓）

A：你不想問他怎麼會找上我的嗎？

（停頓）

A：有件事我很早就想跟你坦白了，你知道嗎？

（停頓，明德聳聳肩）

A：（嬌嗔）不要再聳肩了，專心聽人家講話嘛！

（沈默）

A：你啊，這個人什麼都好，就是不太講話，一開始我就是這樣被你給騙的，以為你是個很好的聽眾，好像不管我講什麼蠢話你都會認真聽一樣。所以那時候我爸媽一直在講說什麼男人就是要有房有車才有得依靠，聘金三十萬一毛都不能少的時候我真的覺得，拜託，我自己挑的男人我會不清楚嗎？現在都什麼時候了還在講這個？最起碼你都還是個公務員，那是能糟到哪裡去？

（停頓）

A：結果到後來我才覺得你一直靜靜的話很少其實也不是真的在聽，就是一種……怎麼說，放空？（停頓）那感覺就好像，你的人生一直都處在一種自動導航模式的感覺。所以才想說如果有了小孩，你是不是會不一樣，我們也就這樣努力了一陣子，不是嗎？

明德試著想像他跟眼前這樣……太太努力生小孩的畫面。
他看到，一片空白。

A：後來我以為自己懷孕的那陣子，你好像有變得比較開朗，再加上買房，感覺一切都要上軌道了那樣。（停頓）誰知道孩子根本就是假的，只是我自己想太多，誰知道假性懷孕居然還有那種可以用驗孕棒驗出來的？知道沒有的當下感覺就像世界毀滅了一樣，然後我仔細觀察你的模樣，又覺得你像以前一樣自動導航了，才知道原來你根本就沒有因為我懷孕而變得稍微興奮一點。你一直都是那樣，變的從來就只有我而已。

明德想像不出來，他跟眼前這位男人。

喔，對不起我說錯了，跟這位女人一起努力過生活的模樣。

A：當時我心情遭透了，因為情緒不穩住院那段時間你一直都在，但其實我跟以前一樣覺得你其實一直都不在。後來有一天你的那個好朋友打電話來家裡找你，我太無聊了就開始跟他聊天，就是這樣開始的。我知道他其實也不是什麼好男人，當我試著暗示他說不定我可以真的跟他在一起，他就開始躲我，想要跟我分手。也許我只是有點.....無聊。（停頓）如果你在意的話，也許我們可以考慮離婚，你覺得呢？

明德又覺得自己的肚子開始痛了起來。

A：你覺得呢？

很奇怪，在那個當下明德覺得對方看起來很眼熟，可是卻突然想不太起來他到底是誰。所以面對這個問題，他也只能回答。

明德：我.....考慮看看。

他再一次地聳聳肩。

7.

（B 說台語）

B：我覺得你上次去給仙姑看過，還有改運齋，都很有效捏，現在好像一切都順順利利，什麼事情都沒有了，我覺得改天你應該要跟我來去還一下願啦。

（明德盯著 B，沈默）

B：你那什麼表情？我你老母啊！

明德發現自己最近越來越分不清楚誰是誰了，
男的有可能是女的，女的也有可能是男的。
甚至有時候連早上起床上廁所照鏡子。

（明德與說書人面對面看著彼此，兩人同時撥了一下頭髮）

也會突然覺得鏡子裡面那個人怎麼長得這麼帥，
只是一但發現那個所謂的帥哥原來就是自己之後便會陷入一種難以言喻的沮喪當中。
因為他客觀的明白自己並沒有那麼帥。
帳戶裡的存款一天一天變少也讓他覺得焦慮，
雖然對我來說那並不是甚麼活不下去的狀況，但他就是止不住的焦慮。
老婆的問題更讓他覺得困擾，使他只能下意識的迴避去思考這件事。
肚子痛的情況似乎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所以他根本就完全無法明白母親口中的「一切都很順利」到底是什麼意思，
也不覺得自己應該要去還願，或許他只是不想要包那個紅包而已。

徹底的把繃帶拆掉似乎成了他這輩子唯一一件期待的事。

（明德盯著自己包著繃帶的手，甚至忍不住去摳它）

（電話鈴聲響，明德接起電話）

明德：採購科你好。

C：我找李先生。

明德：我是。

C：你有收到我們給你的禮物吧？

明德：蛤？

C：就是那個禮物啊？一包的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德：啊，我不確定我明白你的意思老實說。

C：算了，（台語）我不要跟你多講了啦，我們客戶很生氣，氣炸了你知不知道嗎？

明德：我不知道，啊，我應該要知道嗎？

C：欸，李（嗶——），你不要跟我們玩遊戲喔！我們知道你……。

明德：等一下等一下，你剛叫我什麼？

C：蛤？就李（嗶——）啊？你有什麼毛病啊？

明德：那不是我，我是李明德。

（停頓）

C：蛤？所以你不是李（嗶——）喔？

明德：我不是，我是李明德，你說的那個是我同事，最近兩個月請育嬰假不在。

（沈默）

C：（對著話筒外大叫）靠邀啦，搞錯人了啦！好幾天沒看見人，阿財死去叨位去了？
什麼？前幾天被抓去關怎麼沒人跟我講？

（「咖啦」一聲，話筒傳來「嘟嘟」聲響）

（ABCDE 以一種有點誇張的陣仗圍住明德）

明德他對於眼前的情況感到很眼熟，就好像他在夢裡所見到的，一群住在內陸的非洲人來跟他尋仇那樣，這讓他一時間以為自己正在作夢。或許也正因為這樣，使得他對於那天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印象都有些模模糊糊的。

D：李先生。

明德：哪一個？

（停頓）

D：李明德先生。

明德：喔那對了。

D：你好，我姓陳，從地檢署來的，這是搜索票你看一下。

明德： 喔，所以你們不是非洲來的。

D：蛤？

（停頓）

明德：喔，地檢署.....地檢署啊！

D：你接受廠商出國性招待的案子已經由你們政風正式轉給我們來偵辦了，今天算是突擊檢查你的電腦，看看裡頭有什麼這樣子啦。

事後回想起來，當時明德的確有試著要轉頭搜尋科長，想看看他臉上究竟掛著什麼樣的表情。

（明德看向 ABCE，四人搖頭）

可是他發現他認不出來哪個才是科長。

明德：我以為我已經跟政風那邊說明的很清楚才對了呀？

D：李先生，不好意思我們也只是公事公辦而已。

明德：他們有去查過出入境記錄嗎？我根本就沒去過法國啊？這查一下就知道了吧？

D：李先生，你不要這樣，這樣我們會很困擾。

明德：蛤？我不過只是站在這邊問問題而已困擾了你什麼？難道我光只是站在這邊什麼都沒有做只動嘴巴就讓你覺得很困擾了嗎？

（停頓）

明德：對不起，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吧。

D：李先生，別擔心，我們只是要確認一下你電腦裡有沒有什麼不正當的資料，你個人的物品我們是不會碰的，暫時。

明德肚子突如其來一陣絞痛，痛得他受不了。

D：李先生你去哪？

明德：我肚子痛。

明德他以為自己還坐在辦公室廁所的馬桶上，可是回過神來，這才發現自己坐在一家麵店裡頭。肚子還是一樣在翻攪，從今天早上司法警察來辦公室東翻西找時就一直是這樣。

他只記得當時似乎正在等著他的陽春麵。

雖然沒什麼胃口，但時間到了人就是該吃飯。

他不能理解怎麼有人就是可以不按時吃三餐。

然後他注意到餐廳的電視傳出新聞報導的聲音。

A：現在為你報導這則最新消息，一名綽號阿財的男子在桃園市一家便利商店遭到警方逮捕。

B：這名男子長期擔任詐騙集團的車手，曾多次進出警局，本月五日警方接獲民眾線報前往超商埋伏，當場逮捕了正準備跟徐姓老翁取貨的阿財。以下是警方提供的監視器畫面。

（C 追逐阿財）

C：（台語）你別跑，好膽別跑，我叫你別跑！

（A 上前包抄，阿財遭到兩人飛撲壓倒在地）

C：(台語) 抓到了齣，這啥？

阿財：(台語) 沒啦，啊就領錢原本就需要提款卡啊！

C：(台語) 提款卡需要這麼多張？你給我騙！走！跟咱們來去警察局！

(D 衝上去毆打 B)

D：(台語) 你這個夭壽骨，之前就被你們騙過一次，上次也是你來跟我拿錢，這次還來！

A：(台語) 阿伯，你冷靜、卡冷靜一下啦！

(眾人在一片混亂中定格)

明德：阿財……。

(停頓)

明德：是哪一個？

B：李大哥，是我啦！

(停頓)

B：我阿財啊！

明德：喔，阿財，對，阿財，嗯，我的麵咧？

B：李大哥你在說什麼？這裡是你家門口啊！看你們家門口貼那個什麼不要讓陌生人隨意進出還什麼的紙條齣，我就想那我還是待在門口等等看好了。

(停頓)

明德：喔對，我剛看完新聞就一直在想事情想得太專心了，對。(停頓)那我在想什麼？

(停頓)喔對，我在想那個詐騙集團的車手的事情對，阿財，對。

B：我就是阿財啊！

明德：你就是阿財？(停頓)喔！我認出來了，你怎麼會在這裡？

B：我在你家門口等你啊！

明德：不是，我是說剛才我看新聞說你被抓不是嗎？

B：那好幾天前的事情了啦！

明德：可是新聞不是說最新消息？

B：新聞每天都麻一直重播一直重播。

明德：也是。

（停頓）

B：我今天來找李大哥也沒什麼別的事情，就有一些事情想請教你啦。

明德覺得自己的肚子很痛，而且很暈，感覺就快要昏倒了。

（ABCDE 五人通通都是阿財，明德被他們五人圍繞著，而且這五人都因為焦慮而不停的來回踱步，這使得明德的視線必須疲於奔命的在他們五人當中不停的流動）

A：李大哥你還好嗎？你臉色很差啊？

明德：還好。

A：我想請教你還記得上次我跑錯地方去投標的時候有帶一個包裹過去。

明德：所以你那時候是跑錯地方嗎？

B：其實不是啦，你也知道我做的就是那個嘛。

明德：哪個？

C：唉呦，你一定要我講得這麼明白嗎？

明德：不是，你們每個人講話都喜歡講一半，然後才突然地批哩啪啦的講一堆出來，有甚麼不滿的話就直接說啊！為什麼大家有問題話都不講清楚，這樣我很煩啊！

（停頓）

明德：我是不是有點激動？

D：對，我還想問你是不是有喝酒，原來你講話這麼直啊？

明德：沒有，我沒有喝酒，我只是.....有一點累了。

E：總之你有記得我帶的那個包裹嗎？用牛皮紙信封裝的那個？

明德：好像有.....。

A：在哪！？

明德：又好像沒有。

B：到底是有還沒有你講清楚啊！

明德：現在換你有點激動了齣。

C：李大哥我警告你不要逼我喔，那個包裹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我一定要拿回來。

D：如果你知道包裹在哪還不還我的話。

明德：怎麼樣？再逼我舔馬桶嗎？需要的話我可以開門讓你進去我家弄。

（ABCDE 五人面面相覷）

E：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喔？

明德：好吧，包裹包裹，我想想啊，包裹.....。

明德他很努力的想要把意識集中在阿財口中所謂的包裹上面，可是他的肚子真的太痛，頭太暈，以至於他腦中所浮現的畫面就只有一片空白。

過了一段時間，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腦中終於依稀浮現了一些東西，一個牛皮紙袋，沒有標案名稱，然後是抽屜。

ABCDE：整我喔，幹！

（五人將明德推倒在地）

明德：你們要幹嘛？不要，不要左手！

（五人用力的朝著明德的左手踩下去，明德慘叫）

（一片黑暗，沉默）

8.

（說書人顯得很緊張，試著要安定自己的心神）

不好意思，我有點太激動了，給我一點時間。

（說書人深呼吸，做伸展運動）

好，我可以繼續說了。

後來明德的慘叫引來了鄰居的注意，他們報警，然後阿財跑了。

救護車把明德送進醫院，他的左手這次斷得很徹底。

（明德的左手被三角巾固定住）

A：熱炒瓜子！

B：三杯中卷！

C：鐵板豆腐！

D：先生要不要來一瓶海尼根？

ABCDE：鏗鈴框啷、喝啦！

（ABCDE 五人發出熱炒店的環境音）

B：所以說我們真的沒有要在一起了，只是想當面跟你說真的很抱歉。

C：你一開始不是這樣說的。

B：我不是嗎？

C：不是。

B：我記得我是啊，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說一定要逼你跟明德離婚啊！這都是……不小心的嘛！

C：我以為我們今天是要來把事情都講開的！

B：現在就是在講開啊！

C：那你為什麼不先跟我說好？你現在這樣把明德叫來是要讓我出醜的嗎？是不是？

B：我沒有，妳聽我說明德是我好朋友，我們兩個這樣傷害他本來就不對，然後今天這頓飯還是妳約的，說要我們三個坐下來把事情講清楚，這就是在講清楚啊！

C：還不是因為你們兩個都只會拖！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做我才只好逼你們坐下來談的啊！

B：我剛談了啊！

C：這不是我要的！

B：我哪知道妳要什麼啦！好嘛，不然明德你覺得呢？

C：對啊，明德你覺得呢？

B&C：明德你覺得呢？

（停頓）

明德：我……有癌症，是大腸癌，手斷的時候醫生看我整個人狀況很差要我順便去檢查才發現的，所以這陣子我才會肚子痛加上血便，不過因為發現的還算早所以應該不會死吧。（停頓）聽說今年要改制度了，離婚的話前妻可以拿退休金，真是太好了，我很替妳高興。

（沈默）

C：你還好嗎？

明德：我還好嗎？蠻好的啊，我上個禮拜打電話回家跟我媽說我被檢查出大腸癌，你們知道她怎麼跟我說的嗎？

D：（台語）喔，那你爸也曾得過，沒啥要緊啦，檢查出來之後他每天都講說他要死啊他要死啊，結果還不是多活幾十年。你這初期的嘛？初期的好好的聽醫生的話就不會死啦！

C：我覺得媽只是用她的說法在關心你啦，她希望你長命百歲。

B：是啦，你就好好的養病，你不是公務員嗎？福利不是不錯，可以跟政府先請個幾個月假啊！

他朋友跟他太太——喔對，明德跟他太太到現在終究還是沒有離婚——反正他朋友跟他太太大概也是怕刺激明德，原本要談分手的後來也沒繼續談了，他們只是盡量的安慰明德不要想太多，要多注意身體健康。後來他們到底具體都說了些什麼，明德其實也沒什麼印象了，因為他後來的注意力都被電視新聞給拉走了。

E：現在為您插撥一則最新消息，今日凌晨一名綽號阿財的男子被發現陳屍在一棟廢棄大樓當中，身上有多處遭毆打的痕跡。根據警方調查，阿財長期以來都是地方上某詐騙集團成員，不排除是因集團內部糾紛所引發的殺機，現在警方正全力偵辦當中。

聽到那則新聞之後，明德只感覺那位賣兇宅的朋友跟他的太太兩個人繼續吵個不停。就像這間熱炒店一樣，吵、吵、吵個不停。

明德止不住地開始聳肩，可是一動左手就痛，他試著想要讓自己一動也不動，可是沒有辦法，他就坐在那邊一直微微的聳肩，非常輕微的，聳肩。

9.

A：你這是在哭嗎？

明德：沒有，我只是眼睛有沙。

A：檢察官那邊都說還你清白了嘛！

明德：嗯。（停頓）但我還是不懂政風他們當初為什麼不去調一下我的出入境記錄。

A：他們那邊的說法是什麼牽涉到移民署還什麼的，跨單位調閱資料要浪費太多時間，其實就是懶惰嘛！

明德：我一開始就跟政風那邊的人說了，說不定是我同事之前做的事情害的。

A：不過我還真的沒想到李（——消音）會做這種事，收人家的錢？齁，真的是。

明德：那段時間出國的人是他不是我，這個你應該也知道才對。

A：是嗎？

明德：假單是你蓋的。

A：拜託，我一年是要蓋幾張假單？誰去做什麼誰去做什麼我怎麼會記得啦！

明德：還有一件事我怎麼都想不明白。

A：什麼？

明德：為什麼大家都會把姓李的做的事情算在我頭上？

A：也許大家都有點臉盲，分不清楚誰是誰吧？看到姓李的就抓，就像看到黑影就開槍一樣。

（停頓）

A：欸，我還聽說一件事。聽說，李（——消音）都是在這間辦公室裡面收錢的，好像

每次都挑大家進修，辦公室只剩他一個人的時間拿錢。

科長講了一些不太重要的話我就不說了，重點是科長走了之後，

明德他把辦公桌的抽屜拉開，手裡拿著那一天的包裹。

就是阿財送錯的那一個包裹。

明德把包裹打開，看到裡頭放著一捆一捆的藍色小朋友。

當時候他暗自決定，要把這些錢通通拿去包紅包送給那位仙姑，然後希望他的前世債務，也就是那些來自非洲的復仇者們可以不要再來纏著他了。

本故事改編自真實事件，為了保護當事人，故事中所提及的人物、職業、事件，乃至於地點都是虛構的，唯一真實的就只有本故事改編自真實事件。

我可以跟你們說的就是李明德他現在抗癌有成，活得好好的。

那故事講到這裡也差不多結束了，但有一件事情我突然想起來了，我一開始有說我跟他認識很久很久，久到我都忘記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是什麼情況，但我現在有點印象了。我記得那是好多年前了，依稀記得是一個夏天午後，明德他睡了一個午覺起來發現自己的媽媽不在身邊，事後才知道媽媽是去隔壁阿嬤家幫忙打掃，可是小朋友不知道媽媽很快就回來，那個時候明德才剛脫掉尿布，在學著自己大便的時候，很需要媽媽在旁邊幫他廁便便。他肚子很痛，而且很害怕，他對著陽台大哭吵著叫媽媽、媽媽，大聲到隔壁鄰居趕快去通知他媽媽回家，他媽回來一看，哇，果然大便在褲子裡了。這就是李明德所能回憶到人生中最早最早的記憶，也是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刻。

謝謝大家，很高興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分享這個故事對於我面對人生中的所無法跨越的傷痛很有幫助，可是不要誤會，我不是李明德，我不過只是一隻不被愛惜的左手。

～完～